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唐 語 林

(上)

王 謹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唐 語 林
附 校 勘 記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做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爲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做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尙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尙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書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

後之共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目錄

卷一

德行

政事上

言語

卷二

政事下

文學

卷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卷四

豪爽

容止

目錄

唐語林

自新

傷逝

賢媛

卷五

補遺

起高祖
至代宗

卷六

補遺

起德宗
至文宗

卷七

補遺

起武宗
至昭宗

卷八

補遺

無時
代

企羨

栖逸

原序目

國史補

因話錄

齊集

尙書故實

廬陵官下記

桂苑談叢

東觀奏記

續貞陵遺事

傳載

開天傳信記

明皇雜錄

大唐說纂

補國史

談賓錄

幽閒鼓吹

松窻錄

次柳氏舊聞

紀聞談

貞陵遺事

常侍言旨

雲溪友議

戎幕閒談

異聞集

刊誤

原序目

盧氏雜說

劇談錄

玉泉筆端

金華子雜編

皮氏見聞

大唐新語

劉公嘉話

羯鼓錄

芝田錄

資暇集

杜陽雜編

本事詩

玉堂閒話

中朝故事

北夢瑣言

唐會要

柳氏敘訓

魏鄭公故事

國朝傳記

會昌解頤

洛中記異

乾牒子

聞奇錄

賈氏談錄

虬鬚客傳

封氏聞見記

四十八家文獻通考及唐宋史志皆著於錄惟齊集一種無考疑有脫誤又書中多引封演聞見記而虬鬚客傳一篇全載原文似所闕即此二家今為補入以還五十家之舊

案王讜采五十家小說成書而永樂談錄大典所載原書名曰自國史補至賈氏談錄凡

右小說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爲五十二門。具目錄于後。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箴規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原序目

黜免

侈汰

讒險

紕漏

仇讎

俚俗

任察

威望

慰悅

委屬

僭亂

書畫

殘忍

儉嗇

忿狷

尤悔

惑溺

嗜好

記事

諛佞

忠義

汲引

砭談

動植

雜物

計策

右正甫集五十家之說分爲五十二門。其上三十五門出世說。下十七門正甫所續。總號唐語林云。

唐語林卷一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賡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巧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元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或有疾。上輒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爲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道乎。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

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願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污漫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嚙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元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于此也。

元宗西幸歸。入斜谷。天尙早。烟霧甚晦。頓使給事中封僦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爲之舉。倜儻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卽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迄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泝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齋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德宗初卽位。深尙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糝飾稍過。上見之。

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糲梳。勳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檻樓。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會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訕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爲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哈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闕。又與薛氏舅萃。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裴尙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尙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尙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旣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

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爲之稍節有堂弟善鬻粟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篤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穀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時遊宴歡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斥去戲樂卽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瑩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坊墁之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爲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

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爲宰相。五爲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鄴外壺尚書郎。郾廷尉。郇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郾〔原註〕郾及郾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郾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郾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爲然。

李尙書蠙。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韋有翼。尙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爲家諱平故也。案此句雖解疑有脫誤。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爲慚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

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儻窳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卽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及其髭。姊曰。僕妾甚多。何爲自苦若是。勸曰。豈爲無人耶。願姊年與勸皆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字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湏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縑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